



FDS

Frontiers of Discourse Studies

FDS, Vol. 1, No. 1, 2026, pp. 108-117.

Print ISSN: 3106-809X; Online ISSN: 3106-8103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fd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fds260109nphsa>



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的数与理

柯倩婷 (Ke Qianting), 陈佩仪 (Chen Peiyi)

摘要: 基于《太阳照常升起》对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的矛盾观念及其别具意味的数字形式, 引入周易阴阳与数理观念, 论证数字既是支撑海明威冰山美学的基础骨架, 亦是文本意义的指向标。整一与纯阳定然在阴阳消长中出现缺陷与分裂, “一分为二”的排斥在“合二为一”的融合中才能获得可理解性。海明威以“三”作为形式美学基础, 描写人与土地的关联, 以求解困之道。以天地人三才观念观之, 就是师法自然、融入天地大化的秩序。

关键词: 海明威; 《太阳照常升起》; 阴阳; 数理

作者介绍: 柯倩婷 (通讯作者), 文学博士,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 比较文学、性别研究。电子邮箱: keqt@mail.sysu.edu.cn。陈佩仪, 硕士研究生, 中山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比较文学。电子邮箱: chenpy56@mail2.sysu.edu.cn

Title: Numbers and Principles in Hemingway's *The Sun Also Rises*

Abstract: Drawing on the contradictory conceptions of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in *The Sun Also Rises* and its numerologically significant formal structures,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I Ching's concepts of Number (shu) and Principle (li) to argue that numbers serve as both the structural backbone underpinning Hemingway's iceberg aesthetic and as signposts of textual meaning. Oneness or pure yang gives way to division amid the interplay of yin and yang; the opposition of “one dividing into two” attains intelligibility only through the reconciliation of “two merging into one.” Hemingway employs the number “three” as the formal-aesthetic foundation through which he depi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the land, seeking

therein a way out of existential predicament. Viewed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Sancai (heaven, earth, and human), the path of resolution lies in emulating the natural order and immersing oneself in the transformative processes of heaven and earth.

Keywords: Hemingway; *The Sun Also Rises*; Yin and yang; Shu and li

Author Biography: **Ke Qianting** (Corresponding author), Associate Professor Ph.D. in Literature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Gender Studies. E-mail: keqt@mail.sysu.edu.cn. **Chen Peiyi**, Graduate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chenpy56@mail2.sysu.edu.cn.

引言

以跨文明互鉴的思维来解读西方文学应成为新的生发点。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以下简称《太阳》),在近百年的文学批评与研究中产生了大量高度冲突而复杂的意义。战争、记忆、性与性别、酷儿、生态、休闲旅游、消费、地方、空间等主题被持续挖掘,语言与形式艺术分析也精耕细作,然而这些研究普遍忽略了它在追究生命真相时所描画的整体图景。这部小说取《传道书》之义,“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海明威亦曾向编辑马克斯韦尔·珀金斯 (Maxwell Perkins)强调:“此书的观点是,地球是永存的……是十足的悲剧”(Barker, 1981, p. 229)。在天地的运行中,人类的痛苦与挣扎终究被纳入更大的秩序。

海明威如何用有意味的形式把酗酒斗牛的表象与地球永存的主旨联系起来?本文认为,数字是支撑其语言韵律、冰山之美与省而不略的艺术的基础形式骨架,也是其文本意义的指向标。学者如琼·狄迪恩 (Didion, 1998)曾指出,海明威喜欢精确使用数字,晚年试图用数字掌握混乱的内心世界。已有研究虽偶有提及数字,却未将其提升至形式观念之根本的重要程度,因而难以把数与象、理整合起来。海明威使用的数字及其意义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但又超越其囿限。本文引入《易经》的阴阳与数理的方法理念,首先基于《太阳》的核心矛盾是主角的阳刚与阴柔气质,其次在于它别具意味的数字形式。这些数字各有所指又相互关联,共同架构了人与天地共在的文学世界。

一

杰克·巴恩斯面临的困境究竟是什么?叙事者闪烁其词地以“it”来描述,中文译者多选择略过不译,或含糊地译为“那件事”¹。学者曾从精神创伤、不健全的身体 (Moddelmog, 2008)、性取向 (Alnawaiseh, 2024)等角度试图确定杰克的具体遭遇。本文则认为,海明威有意以“it”的语义含混,泛指一种更根本的缺失,即相对于整一、纯粹、绝对的失落;并以杰克失去性能力这一强大能指,来思考人类的悲剧。杰克代表了肉身生命与“整一”(oneness)、纯阳至健的理想之间的矛盾,海明威把他塑造为理性而孤独的思考者,在混乱中制定法则者,以及寻求成为或回归“一”的实验者。

正是在纯阳至健的理想下,杰克的身体问题才成为如此深重的灾难。这首先关乎海明威对阳刚

¹ 参见欧内斯特·海明威 (2012):《太阳照常升起》,周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33。

男子汉气概的执着追求。一生都极力在公众面前表演硬汉形象的海明威，给人留下的印象，用狄迪恩 (1998, p. 75) 的描述来说，是“这位文坛巨匠在潘普洛纳与斗牛士搏斗，在哈瓦那近海钓马林鱼，在比米尼挥拳拳击……更在塞伦盖蒂平原上，跪在‘他’的狮子、水牛或羚羊身旁。”传记作家林恩 (Lynn, 1997) 揭示了这一“硬汉形象”隐藏的男性气质表演及其脆弱根源：海明威自出生起便被母亲当作与姐姐双胞胎的女孩抚养，其性别身份的焦虑贯穿一生。

其次关乎西方文化对男人理想的建构。古希腊语境下，男人肉身的缺陷往往被视为悲剧的根源，不可改变的命运。阿基琉斯虽勇冠三军，却仍有嫉妒、哭泣和肉身朽坏之时，盖因其肉身有致命弱点；阿里斯托芬喜剧《地母节妇女》中的阿伽同，则因成年后处于被动地位而面临着性身份与政治身份的双重失能。在这样追求肉身与精神完整的文化中，即莫德尔莫格 (Moddelmog, 2018) 所说的“健全主义” (ableism)，才能理解，杰克的困境在于他无法符合“健全身体”的规范。男性气质从来难以安居于圆满状态，根据《易经》的观念，阳刚至极则必转向阴柔。海明威意识到这一状况已成二十世纪新常态，他笔下的杰克，与阿基琉斯一样，人前慷慨、人后哭泣，这也赋予他现代英雄的特质。

若理想男性被界定为富裕、身体强健、异性恋的白人，那么《太阳》中的男性群体无一人符合此标准。对照雅布隆卡 (Jablonka, 2005) 的研究可以看到，海明威敏锐地捕捉到彼时男子汉气概溃败的问题。底层男人如一战备受摧残的士兵、工人普遍自感无用，只能借助拳击、说唱音乐等表演性行为来维系身份认同；“穷困潦倒的男人没有男子气概” (雅布隆卡, 2005, p. 213)；犹太人、有色人种男人，不敢上战场的男人也被排除在“真男人”范畴之外。而女性进入有威望的职业更是“严重挫伤了上层阶级男性的自尊心” (雅布隆卡, 2005, p. 266)。海明威的书写，早在这些现象成为普遍共识之前，便已触及现代男性气质的深层危机。

隐秘的身体问题导致杰克生活的失控，酗酒成为日常，情感关系亦被动卷入混乱。杰克无法自洽的身份，象征了一种从伊甸园坠落的处境。他寻求救赎的方式包括压抑情欲、消费、出国旅行和看斗牛。巴克-莫斯 (Buck-Morss, 1992) 指出，海明威赞赏一种压抑身体的理性，即极力压抑导致疼痛、兴奋的肉体反应，将性唤起视为对卓越写作和男性自主权的威胁。利兰 (Leland, 2004) 则分析杰克如何以经济消费表演男性气质，整部小说贯穿着叫出租车、进舞厅、下馆子、旅行、住酒店、付款、会账、给小费等一系列消费行为。杰克对整一和纯阳男子气概的追求还体现为“排他性” (exclusivity)，即通过排斥犹太人、非美国白人的生活方式、艺术品味和道德准则，如犹太人科恩对浪漫小说的偏好，比里亚茨人对斗牛艺术的无知，以及西班牙人对金钱关系的暧昧态度，杰克得以确立身为美国白人男性的优越性。托德 (Todd, 2006) 的研究指出，海明威在包括《太阳》在内的多部作品中对同时期多种文学风格作出了批评，换言之，通过排斥其他文学风格，海明威得以将自身的文学风格，即一种排斥冗余信息，追求客观、极简和精神男性气质的艺术风格，提升至完美和理想的地位。这种美学标准上的“排他性”，与其说是一种艺术取向，不如说是美国白人男性的气质彰显，而这体现在《太阳》中便是杰克对以“排他性”为根本的男性气质的追寻。

杰克寻求救赎最核心的方法论是基于计数与理性。杰克秉持一套以“等价交换” (80)² 为核心的道

² 海明威 (2009): 《太阳照常升起》，赵静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德准则和行为法则：他以大方的消费赢得尊重和良好服务，以社交能力和个人魅力赢得西班牙本地人的招待且被看作朋友，以高雅的鉴赏力来解读斗牛艺术。他能把控工作与娱乐的节奏，有严格的财务制度保障消费所需。杰克代表了一种自如地应对时代变迁的能力，他适应并出色地享用新生事物、具有审美品味、并借助种族、国籍、朋友圈的优越实现自洽，得以“尽情享乐” (68)。

更重要的是，杰克通过压抑感性与情欲、冷静观察人群、偶尔远离人群独自沉思，以维持其内在的同一性。这是西方思想者、哲学家的工作方式。在人群中，杰克不断遭受勃莱特的背叛，性无能之伤屡屡被触及；即使独处，依然会在镜中看到身体的伤疤；哪怕逃至潘普洛纳度假，也逃不脱比尔的追问、科恩与迈克对布莱特的纠缠。然而，在阅读屠格涅夫、钓鱼和游泳的时光里，他获得了内心的平静，领悟到“等价交换” (163)之理也适用于男女关系，这暗示他已在理性层面认清爱情，并移情于有益的休闲活动。至最后一章，杰克独自在圣塞瓦斯蒂安，愈发自如地践行等价交换原则，并在海水中体会到“永远不会下沉的感觉” (259)。海明威述及杰克几次独处，以层层跃升的节奏展示了从混乱到有序交流再到融合的变化轨迹，回应了地球永存的主题。

总言之，深夜困扰杰克的“那件事” (it)，未必确指杰克的性无能，它泛指杰克已失落或恐惧会失落的东西，以及威胁着他成为完整、整一自我的一切。他试图以压抑、理性、消费、计算、观察、沉思等方式来弥补这一裂隙，但终究难以自圆。

二

“一”总是经受内在矛盾的冲击而破裂，正如读者很快意识到西班牙远非净土，而是同样充斥着交易、背叛和暴力；杰克亦无法始终恪守其道德与行为准则，更难以弥合自身阳刚气质的裂痕。在对宇宙各种力量流动变化的认识中，《易经》看到阴阳摩荡，“易有太极，是生两仪”³。海明威也敏于这种力量所必然导致的分裂，他所采取的文学手法，是将杰克阴柔的部分划归科恩，溃败的部分转予迈克，而将他渴望获得的品质分别投射于勃莱特和罗梅罗身上。但阴阳的区分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周流变动的。如果说海明威创作时采取了“一而二”的分裂法，那么读者在阅读时则需采取“合”的方法，即探讨科恩、迈克、勃莱特、罗梅罗如何构成杰克的镜像、阴影、潜意识的欲望和失败的自我。

海明威表面上将阳刚与阴柔、理想与感性分别赋予杰克和科恩，又将二人描述为如影随形的朋友，喜欢上同一个女人。海明威对科恩的详细描写，甚至使后者显得比杰克更为重要。例如，小说第一、二章以传记的方式记述科恩的家庭背景、大学经历、拳击训练、事业发展和情感婚姻，而杰克、勃莱特的生平却一笔带过。这样的处理暗示了科恩在叙事上的某种能量、吸引力和控制力。林恩 (1997, p. 104)更指出，海明威“与他塑造的科恩的形象和个性有一种认同感”。种种迹象表明，科恩并非一个可有可无的对照人物；海明威对科恩的细腻描写，可以读作他表征了杰克所不能、不愿、不敢成为的部分。

科恩的品质是杰克竭力逃避和压抑的，因他认为那有损白人男性气概。科恩感性、多情、浪

³ 并无直接证据表明海明威拥有或阅读过《易经》，但他经由他的文学老师庞德 (Ezra Pound)，间接接触了中国文化。庞德受中国诗歌影响提出的意象派原则中，起码有两条与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兼容，即“直接处理‘事物’，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和“绝对不用任何一个无助于呈现的词”。

漫、容易失控：他沉迷阅读《紫色国度》一类的伤感小说，受其吸引而向往南美之旅；他热烈地爱上勃莱特，不计得失，抱持着老派的爱情观。杰克则是这一切的反面：他批评科恩的写作与阅读品味，平静地欣赏勃莱特的美并与其保持距离，以“等价交换”逻辑理解爱情关系。杰克以这种更“现代”的品质自居，嘲笑科恩的迂腐和不知进退。正如海明威绝不在公众面前表露任何不够阳刚的特质，杰克在叙事中也极力掩盖，时刻展示出理性、平静并合乎道德——在操练成为“现代男人”的过程中，杰克已然割舍了那些被标记为阴柔的品质。

值得注意的是，科恩被描述为一个令人讨厌的犹太人，这是从杰克的视角出发作出的判断。究其实，科恩的丰富情史和追求爱情的能力恰恰是杰克所缺乏的。科恩对勃莱特会产生强烈宗教般的狂喜感，“活象他那位同胞看到上帝赐给他的土地时的神情”（p. 24），且能吸引勃莱特与他度假，这些品质杰克都不具备。凯伊（Kaye, 2006）甚至提出颠覆性的观点：科恩实际上拥有杰克所缺失的“菲勒斯”。小说中，科恩才是那个与勃莱特发生关系，且在拳脚上打败杰克和罗梅罗的人。从这个角度看，科恩呈现的恰恰是“超男性气质”（hyper-masculinity）的形象。凯耶因此推断，杰克对科恩的执念和厌恶，或许正是因为科恩拥有杰克渴望却永远失去的东西。换言之，海明威并未将二人表述为截然对立的阴阳两极，而是在他们之间建立起一种阴阳互见的复杂关联。

杰克与科恩固然是独立人物，但他们同时构成“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二人在西班牙拳头相向，原因是他们共同爱恋的勃莱特随斗牛士私奔，可以说归结于有了共同的敌人。杰克被打之后，恍然发现了新自我、新世界：“好像过去我从没见过这些树。过去我从没见过这些旗杆，也没见过这座剧院的门面。”（p. 211）在与科恩的正面冲突中，杰克看到了曾被自己忽略的世界，以及一直拒绝接纳的部分自我。海明威以蒙太奇式的“头部被球踢中”的意象，召回杰克中学时被打的经验，显露了这种心理运作的端倪。杰克随后带伤去看科恩，直面后者的哭泣与不得体言行。最终，二人象征性地握手、和解、合而为一。

杰克与迈克、罗梅罗、勃莱特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如果说迈克代表了男性气质的负面——破产、酗酒、无业、撒谎、失控、喋喋不休、暴力，是杰克竭力避免的反面形象，那么罗梅罗则代表了最接近“完整阳刚”的理想形态，是杰克公开表示赞赏的人物。罗梅罗有超凡的勇气与气度，即使被科恩“击倒约莫十五次，但还是不肯罢休”（p. 221），次日带伤上场仍恪尽职守，且“总是那么自如、稳健、优美”（p. 235）。托德（2006, p. 73）认为，“罗梅罗与满身箭伤的米皮波波洛斯伯爵，都展现出一种‘正确’的男性社会行为观念”。

海明威对罗梅罗的描述远非“正确”，而是超凡入圣，他的技艺达致斗牛乃至艺术的最高境界，“接着没有往前挪动一步，他就和牛成为一个整体了”（p. 240），与对象物合而为一，进入无间的境界，这种合一、整一境界，是海明威呈现给读者的最完美境界。追根究底，理想的男性气质也无法保持永久的纯阳状态。罗梅罗缺乏现代身份的精妙，他对阴性特质的彻底拒斥最终使他失去了爱情。无论海明威如何努力去缀补一个完整纯粹的男人形象，依然有裂缝生出阴性特质，皆因阴阳互动是自然之道。

至阳并非一种静止、纯粹的状态，反而处于一种难以维护、随时会被摧毁的境地。阴柔亦非静止不变。勃莱特既有窈窕女性的魅力，又具有十足的男性特质，短发、中性、玩弄爱情，是一个现代唐璜式的人物。她突破传统性别行为的界限，处处挑战杰克维持面子的底线，领着一群同性恋者

去舞厅，带着伯爵到杰克的房间，与科恩去度假，计划与迈克结婚，又与罗梅罗恋爱。杰克一度愤怒、痛苦，但逐渐认清并接受了现代男性的这一处境。托德 (2006, p. 85) 称之为“男性阴性化的现代处境”，即男人在两性关系中失去了主导权。勃莱特自由地游走于各种边界之间，将不同特质化为己用，自如地展现雌雄同体的气质。对此，杰克既被她吸引，又深感恐惧；既渴望拥抱，又意图摧毁。勃莱特不仅是杰克欲望的对象，更是他隐秘认同的镜像。

《太阳》中每个人物都有其阴柔与阳刚的面向。科恩、迈克、勃莱特、罗梅罗构成杰克以及海明威自我意识的多重投射：残缺的自我、完整的理想自我、以及恐惧与令人憎厌的反面自我。

三

《太阳》的常用数字是三，小说分三部分，场景多是三人，物品是三数。在海明威的冰山美学中，“三”作为极简结构的基础单位，承载着独特的形式功能。

从基督教文化传统来看，“三”具有深刻的神学意涵：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耶稣死后三天复活，天堂、地狱、人间三界。小说三次提及杰克的全名是“雅各布”，“取的是圣经里的名字” (25)，托德 (2006, p. 86) 亦将杰克解读为“因苦难而被提升并受到敬仰”的人物。相对于旧约看重的数字七和十二，海明威更常使用数字三；这一偏好同样体现在《老人与海》中，八十四天与三天的叙事结构被认为与基督教的节期有关。然而，基督教文化并非诠释数字“三”的唯一依据。杰克虽自称天主教徒，却只在西班牙教堂进行一次昏沉的祷告。

海明威强调的地球永存的观念，更指向一种开放的人文观。在西方人文语境中，数字“三”有丰富文化含义，如家庭父母子女的三角关系，爱情的三角关系。阿尔纳瓦伊塞 (Alnawaiseh, 2024) 认为，叙事者杰克借助第三者的存在掩饰或逃避自身隐秘的同性欲望，即杰克极力逃避与勃莱特独处的记忆，在目睹勃莱特与其他情人相处时常常以旁观者自居。

但小说中的三人场景远不止于此，“三”构成海明威作品的基础形式美学。据统计，小说共描写了56次三人场景，其中27次是动态三人组，包括24次二人聚会，一人随后加入的组合和3次多人聚会，最后仅剩三人的组合。杰克与科恩、弗朗西丝一同用餐、喝咖啡、饮酒 (p. 6-7)，杰克、科恩、比尔结伴前往西班牙，杰克、比尔与英国人哈里斯打三人桥牌 (p. 137) 等。另有12次呈现出互不干扰的三人“构图”，如杰克“临走前回头望了望迈克和埃德娜” (p. 211)；杰克一人在海滩，“另一头有一对男女青年” (p. 256)；杰克看见餐厅“端坐这两位美貌的法国少女” (p. 257)。场景关涉的物品数是“三”，如三瓶酒（三瓶香槟酒、三次马丁尼酒、三瓶里奥哈酒）、三幅画 (p. 120)、三头公牛。场景地点多为三处，且“三”常作为中断结构而存在，如第三章杰克与乔杰特辗转了三个主要地点，三次景物描写被用于分割开二人在出租马车上的三段对话 (p. 16-17)；第四章杰克与勃莱特同样转换了三次地点，其中三次光线的明暗变化配合着杰克与勃莱特在出租马车上忽远忽近的距离 (p. 28)；勃莱特三次重复自己拒绝了伯爵提出的三个地点 (p. 37)，弗朗西丝三次用明亮的眼睛看着杰克 (p. 52-53)，这种处理带来了结构和节奏上的美感。

这些形式层面的重复，暗示“三”不仅是叙事的偶然选择，更是海明威有意味的形式建构。海明威对三数的坚守，可以理解为他极简文风的标记，因三是代表“多”的数字中最小的，三角形是构成的几何图形中最少边但最稳定的结构。若从小说的内容结构着眼，三部分的叙事安排呈现出清晰的

递进逻辑：第一部分聚焦杰克和友人在巴黎的寻欢作乐，主旨是战后人们的迷惘；第二部分转至西班牙的钓鱼与斗牛活动，主旨是人与大地；第三部分是回程，主旨是人与天地。在这一结构下，海明威在小说中隐藏了天地人的解脱与疗愈的叙事结构。

把海明威的“三”与天、地、人对应，会发现别有深意。书名为“太阳照常升起”，可“太阳”这一意象从杰克与比尔去钓鱼路上才出现，此后持续地呈现出照护、温暖之用，象征无处不在、默默奉献的力量。在圣塞巴斯蒂安，杰克的目光常望向天空，暗示着神圣的宁静。与此相对，地名随处可见，如巴黎、比亚里茨、圣塞巴斯蒂安、马德里、布尔戈特、巴荣纳和潘普洛纳等欧洲地名，巴黎的标志性景点歌剧院、巴黎圣母院和万神殿等，以及大量的街道、酒店、咖啡馆、餐厅、雕塑等。如果说“人”是这部小说毋庸置疑的主角，那么“地方”则是第二主角，海明威把地方及其上诸物作为与人映照的有情之对象来书写。

数字与地名对于海明威有特别的意义，这与他追求真相和真理的追求相关。他在《永别了，武器》写道：“有许多字眼我现在再也听不进去，到末了，只有地名还保持着尊严。还有某些数字和某些日期也是如此，只有这一些和地名你讲起来才有意义。”(林疑今译, 2011, p. 123)。海明威表达了对荣誉、牺牲、勇敢等抽象词汇的厌恶，而对地名和某些数字保持敬意。为何？因为它们是稳定而真实的，是构成世界的基础，不让损害人类尊严的话语有可乘之机。参战的经历让海明威亲历了战争对人以及人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毁灭，认清虚伪的意识形态动员的机制——远离土地和人民，追逐抽象的意义。人生于土地并依靠土地而生生绵延，这是永恒真理。因此，“你已经和土地失去了联系”(p. 125)就成为比尔最激烈的批评。这不仅是对杰克和战后代人的批评，也是对人类整体趋势的担忧。

杰克与自己国家失去联系，也无法在侨居的巴黎安顿自己。杰克经过塞纳河时心情心旷神怡，但拉斯帕埃大街让他感到厌烦、空虚、沉闷：“我想旅途中这种使人感到空虚的地带是由某些联想所造成的”(p. 46)，叙事者还引用了科恩及其读的书、门肯的评论来旁证杰克对地方的主观感受。戴克(Daiker, 2021)展示了巴黎在杰克和海明威的中心地位；劳拉·格鲁伯·戈弗雷(Godfrey, 2016, p. 110)则研究了海明威作品的“地理美学”，其中《太阳》“书写了地点和情感内在性之间几乎突然触发的关系”，它聚焦空间性，解释人与事如何在环境中产生归属（或无以归属）。巴黎虽然重要，但不等于可以安顿生命，因受伤的主体可能因巴黎无处不在的符号的意义过载而难以承受。

杰克是严肃的观察者和反思者，但他无法在巴黎或潘普洛纳找到放松和归属的感觉，以至于初到西班牙的几天依然感到身体紧张。阿代尔(Adair, 2001)认为这部小说每一页都充满了对战争的痛苦记忆，杰克坚持要去的地方，都与战场、防御工事、战争公墓等相关。他在另一篇文章继续论证，“咖啡馆/战争和食物/战争的关联表明，杰克·巴恩斯和他那一代人‘经历过’的事情”才是小说的主题(Adair, 2001, p. 133)。空间上处处都被往日记忆所萦绕，即使“逃到”西班牙，斗牛场、焰火表演、奔逃的公牛和人群也无不触发战争记忆。

关于人与土地的关系，海明威是把科恩作为对比项来描述的。在前往潘普洛纳的巴士上，比尔和杰克欣赏着美丽的乡村，科恩却睡着了。杰克和比尔在钓鱼中投身山野，获得身心的纾解，而科恩留在城里等勃莱特。萨沃拉(Savola, 2006, p. 43)从科恩推崇的《紫色国度》出发梳理西方田园诗的脉络，肯定了“海明威将斗牛置于小说核心，创造了一种更广泛、更复杂的田园风格，一种更狂野

的田园风格。”然而，就像科恩受《紫色国度》蛊惑想去南美洲旅行，杰克也渴望在远离城市的大自然得到精神的滋养。如前节所述，科恩既是对比项，也是镜像。

海明威以西方风景画般的视野、色彩、细节来描述沿路的风景。观赏者是具身的，觉知到风的凉热，听到牛群的铃铛声，看到风景移步换景的变化，更独特的是对地势高低变化的觉知：“有时地势下落，接着又陡然升起” (p. 128)，对“置身何地”的敏感表明了主体与土地是一体的。钓鱼之后，杰克“躺在地上感到很舒适” (p. 135)，至此才真正感到自如放松。善钓者哈里斯的加入，是典型的2+1结构，三人一起打桥牌、参观修道院。哈里斯拒绝了杰克一起参加斗牛节庆的邀请，坚持留下来继续钓鱼，在告别时送的礼物是手工扎的蝇钩，这些足见他是地道的钓鱼爱好者。哈里斯之所以送杰克蝇钩，是希望“有朝一日你用它钓鱼，可能会使你回忆起我们曾经度过一段快乐的日子。” (p.143)，这代表了一种远远超出杰克的酒肉朋友们所能达到的相知水平。尽管如此，海明威秉持现实主义的原则，拒绝把西班牙之旅浪漫化。

海明威将人与土地的关系置于令人不安的矛盾关系中，并非单纯的和谐与回归。一方面，主人公渴望回归自然，从自然中获得疗愈；另一方面，海明威没有忽略布尔戈特也有缺陷，酒店寒冷，装饰画是些死兔子、死雉鸡、死鸭子，收费不合理，老板不信任顾客。再有，潘普洛纳的节庆充满混乱与暴力，斗牛是暴力与血腥的极致表演。笔者并不认同萨沃拉关于斗牛的观点，即认为斗牛是对自然野性的祝圣，也不认同艾伦·约瑟夫 (Josephs, 1986)的观点——斗牛 (toreo)是这部小说的道德与精神轴心，西班牙是最后的净土。狂热喜欢斗牛并写出《午后之死》的海明威，在《太阳》中并未回避斗牛的血腥与悲剧：被牛牴死的吉罗尼斯，老婆和两个孩子来为其护棺、守灵；杰克安排勃莱特和罗梅罗发生性关系，背叛了蒙托亚的信任，被斗牛兄弟会所不容，他不道德的行为玷污了他原本渴望寻找的纯洁与道义。

杰克独自在圣塞巴斯蒂安才真正感受到与天地的融合。第一天游泳，杰克尝试投入自然的怀抱，他“光脚踩在沙滩上，感到热呼呼的。” (p. 256)他自如地出入水中，“有一次我深深地潜入水中，向海底游去。我张着眼睛游，周围是绿莹莹、黑黝黝的一片。” (p. 256)艾伦·诺特 (Knodt, 1997, p. 30) 指出，这与他在“节日最后一晚因饮酒而视力模糊”形成鲜明对比。水中睁着眼睛，暗示他敢于看清真相、直面问题。然而，杰克依然被想象为“看世界”的主体，而不是与世界合一。

在人与天地的关系中，西方文化所强调的“热爱”是主客体分开的。杰克在钓鱼、看斗牛和第一次游泳时均以知识、技艺自赏。萨沃拉 (2006, p. 40) 对这群浪荡子的建议是，“如果他们能培养对土地更深的依恋，他们就有机会获得意义和价值感，从而重建生活秩序和目标。”然而，这依然是人类中心的，即把土地看作依恋的对象。更大的善应该师法自然，与天地合一。在第二次游泳时，杰克变得更活泼和有安全感：“在漂浮的时候，我看到的只有天空，感到滔滔波浪的起伏……海水浮力很大，很冷。你有一种永远也不会下沉的感觉。” (p. 259)虽然依然没有摆脱自我中心的体验和作为观察者的视角，但他体验到水的浮力及其带来的安全感，与天地有了更深的融合。

结语

数字是支撑海明威的冰山美学的基础，其作品中省略的部分可以在数字中寻找意义指向的线索。《太阳》中的“一”以杰克为代表，意味着纯阳、整一的理想及其失落。它以杰克身上的伤口表征了

20世纪初期男性气质的挫败，也暗合阴阳之道——至阳不可持久、阴阳持续消长。“二”代表一而二、二而一的动能，杰克的叙述表明其在他人中体验到的恐惧、厌恶与逃避，恰是他自我的无意识与镜像。作为叙述者与观察者的他得以看清自我并与之合二为一。“三”是《太阳》频繁出现的数字，它构成作品的基础形式美学，对应天、地、人之象。海明威对土地、地方、天空的描写投入人物的情感与记忆，最终体验到人与天地的融合。杰克无法依靠压抑情欲、高扬消费、出国旅游排除痛苦，也无法凭借对钓鱼、斗牛和土地的热爱而解脱，而是在自然中获得超脱。海明威以“太阳照常升起”这一不可阻挡的大自然节律，衬托出“迷惘一代”浮华生活的微不足道、转瞬即逝。渺小的人类应该回归自然、师法天地，融入天地大化的秩序，从中获得力量与意义。

这部小说别有意昧的数字还有“六”，它展示了角色之间、人与天地之间更错综复杂的关系。如果考虑八卦的六爻是由两个三爻构成，结合卦象、卦辞分析，将会看到海明威在文本中设置了层层叠叠的情境，展示了阴阳互动与力量博弈的持续动能。由于篇幅所限，此题另文再续。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Ke Qianting ^{ID} <https://orcid.org/0009-0005-1025-6776>

Chen Peiyi ^{ID} <https://orcid.org/0009-0000-4936-6386>

References

- Adair, W (2001a). “Cafés and Food: Allusions to the Great War in ‘The Sun Also Rises.’”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25(1), 127-133. DOI: <https://dx.doi.org/10.1353/jml.2001.0014>
- Adair, W (2001b). “‘The Sun Also Rises’: A Memory of War.”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47(1), 72-91. DOI: <https://doi.org/10.2307/827857>
- Alnawaiseh, A (2024). “‘I’ve Not Had Much Fun Since the War’: Veterans on the Edge of Homosexuality in Ernest Hemingway’s *The Sun Also Rise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 14(5), 1403-1410. DOI: <https://doi.org/10.17507/tpls.1405.12>
- Barker, Carlos (Ed.) (1981). *Ernest Hemingway: Selected letters, 1917-1961*. Scribner’s.
- Buck-Morss, S (1992). “Aesthetics and Anaesthetics: Walter Benjamin’s Artwork Essay Reconsidered.” *October*, 62, 3-41. DOI: <https://doi.org/10.2307/778700>
- Daiker, D. A (2021). “Hemingway’s *The Sun Also Rises*: The Centrality of Jake’s Paris.” *The Hemingway Review* 40(2), 53-

70. DOI: <https://dx.doi.org/10.1353/hem.2021.0004>

Didion, J (1998 October 25). "Last Words: Those Hemingway Wrote, And Those He Didn't." *The New Yorker*, 9, November, 74-80.

Godfrey, L. G (2016). *Hemingway's Geographies: Intimacy, Materiality, and Memory*. Palgrave Macmillan.

海明威 (2009) : 《太阳照常升起》, 赵静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Hemingway, E (2009). *The Sun Also Rises*, translated by J. Zhao.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海明威 (2011) : 《永别了, 武器》, 林疑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Hemingway, E (2011). *A Farewell to Arms*, translated by Y. Lin.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金景芳、吕绍纲 (2013) : 《周易全解》。吉林大学出版社。

[Jin Jingfang, Lv Shaogang (2013). *Complet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 of Changes*. Jilin University Press.]

Josephs, A (1986). "'Toreo': The Moral Axis of 'The Sun Also Rises.'" *The Hemingway Review* 6(1), 88-99.

Kaye, J (2006). "The 'Whine' of Jewish Manhood: Re-reading Hemingway's Anti-Semitism, Reimagining Robert Cohn." *The Hemingway Review* 25(2), 44-60. DOI: <https://dx.doi.org/10.1353/hem.2006.0025>

肯尼思·S.林恩 (1997): 《海明威传》, 任晓晋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Lynn, K. S (1997). *Hemingway*, translated by X. Ren.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Knodt, E (1997). "Diving Deep: Jake's Moment of Truth at San Sebastian." *The Hemingway Review* 17(1), 28-37.

Leland, J. M (2004). "Yes, That is A Roll of Bills in My Pocket: The Economy of Masculinity in The Sun Also Rises." *The Hemingway Review* 23(2), 37-46. DOI: <https://dx.doi.org/10.1353/hem.2004.0021>

Modellmog, D. A (2018). *Reading Desire: In Pursuit of Ernest Hemingwa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Onderdonk, T (2006). "'Bitched': Feminization, Identity, and the Hemingwayesque in The Sun Also Rises."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52(1), 61-91. DOI: <https://doi.org/10.1215/0041462X-2006-2007>

Savola, D (2006). "'A Very Sinister Book': The Sun Also Rises as Critique of Pastoral." *The Hemingway Review* 26(1), 25-46. DOI: <https://dx.doi.org/10.1353/hem.2006.0051>

Spilka, M (1958). "The Death of Love in The Sun Also Rises." In C. Shapiro (Ed.), *Twelve Original Essays on Ernest Hemingway*.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48.

伊凡·雅布隆卡 (2025) : 《革新男性气质》, 王甦, 万千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Jablonka, Ivan (2025). *Des hommes Justes: Du patriarcat aux nouvelles masculinités*, translated by S. Wang., & Q. Wan. Democracy and Construction Publishing House.]